青春的战位　时代的锋芒

■刘笑伟

作品读评

当我阅读军旅诗选集《迷彩青春》（金盾出版社）中收录的军旅诗歌时，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的脑海里马上跳出这样的词汇：青春的战位，时代的锋芒。

中国的军旅诗，一直是中华文脉中的正脉，也是民族精神中最振奋人心的旋律。它以铁与血的韵律，将家国情怀、英雄主义和集体精神刻入民族基因，更以诗性的光芒，照亮中华民族的精神沃土。

自人民军队诞生起，军旅诗便与军史同频共振，书写着精神的光芒和力量。每到历史关头，这些奔涌着铁血与柔情的诗句，便会从纸页间“站起”，燃起一个民族挺直脊梁的热望。我想，这便是军旅诗广为传诵的原因。

一

当我们以青春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军旅诗选集，扑面而来的，是一种久违的气息——一种从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、带着体温的、新鲜的诗歌品质。“风认得我——/大地扑面而来/孤独的船桨/划过云朵的村庄”，这是艾蔻《伞兵漫游记》中的句子。这不是一个站在地面上仰望天空的人写出的诗，这是一个真正从云端降落的伞兵的诗。新时代的青年军旅诗人们，已经掌握了及物性写作的技巧。“孤独的船桨/划过云朵的村庄”，伞兵在天空中的飘移，被比喻为船桨划过云朵，这不仅仅是意象的新颖，更是一种视角的解放：天空成了海洋，云朵成了村庄，而战士，成了这片空天疆域的探索者。这是一种只有青年军人才拥有的、充满想象力的审美眼光。

再看许诺的《走吧，去边关》：“神态自若地摘一片白云/擦净嘴角/然后，就这么/边说、边笑着/经过我们生命中/第一个5000米达坂”。“神态自若”4个字，写出了高原军人的从容，“摘一片白云/擦净嘴角”则充满浪漫与豪迈。5000米的达坂，在常人看来是生命禁区，而在青年军人的诗中，却成了生命中值得纪念的坐标。他们“边说、边笑着”经过，这种轻松的姿态背后，是艰苦训练铸就的过硬本领，更是青春热血对生命极限的勇敢超越。

洪福乐的《士兵的颜色》一诗，同样有着新时代诗人开阔的视野：“蓝色的夏天，海鸥驮着太阳爬上远行的桅杆/整个世界被浸染得红成一片/我在此刻出发，登上巍峨的战舰/长发迎风飘动，我的腰杆始终笔直”。这是一个青春的形象，更是一个水兵的形象——浪漫与刚毅，在这一刻完美地统一了。

马雪宁的《我是一颗子弹》，有一种当代军人的精神浪漫：“枪膛中，我的青春破茧/硝烟蝴蝶在枪管上逗留片刻/记住了那位战士的模样/然后凌空飞起，替我俯瞰大地”。“青春破茧”这个意象很有新意——子弹从枪膛中射出，诗人将其比喻为蝴蝶破茧。硝烟本是战场的气息，蝴蝶本是和平的象征，但“硝烟蝴蝶”一句将这两个意象并列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。这颗子弹也不再是冰冷的金属物，而是战士青春的延伸。当硝烟蝴蝶“替我俯瞰大地”时，我们能读出战士对和平的守护，对脚下祖国土地的深情。

二

在现代军旅诗的长河中，一代代军旅诗人用他们的笔，记录了中国军人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的奋斗与牺牲，书写了军旅文学壮丽动人的篇章。一首优秀的军旅诗，往往能在一瞬间就让人理解什么是军人的忠诚、什么是军人的牺牲、什么是军人的浪漫。它记录着军营里细微的情感，传递着战位上真实的心跳。

同时，军旅诗也是连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“情感桥梁”。当一位普通读者读到“三沙没有冬天，但战士的心中/装着一个四季分明的祖国”时，他不需要懂得军事术语，也不需要了解战场环境，就能感受到一个南海哨兵对祖国深沉的爱。

当然，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军旅诗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，随着信息化、智能化时代的到来，如何表现新型作战力量？如何书写新质战斗力？如何让诗歌的触角延伸到电磁空间、深海极地、太空高地？这些问题，摆在了新一代军旅诗人的面前。

传统的军旅诗，其审美意象主要围绕枪炮、战马、阵地、冲锋等展开。这些意象当然不会过时，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。新质战斗力带来了全新的战争场景、全新的作战方式、全新的军人体验，这些都需要诗歌去发现、去表现、去创造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诗选集中的军旅诗人，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。比如，程文胜的《谋兵未来战场》：“相比戈壁深处的迷彩森林/我更熟悉鼠标和按键/熟悉目标、参数、态势、沙盘/我是一名战略参谋/在和平年代的机关里/我以另外一种方式亮剑”。这首诗写的是信息化战争中的“幕后英雄”。他们没有在戈壁滩上摸爬滚打，但他们手中的鼠标和按键，同样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。“以另外一种方式亮剑”，这是对新型军事人才的精准画像，也是对新质战斗力的深刻理解。

宁明的《着舰》，则写到了航母舰载机：“我收小油门，让机轮贴近甲板/想象着尾钩将与哪一道钢索相握/从下降到停止/在这十二秒钟的着舰过程中/只有两个字，可供我选择/——一个叫生，另一个叫死”。航母舰载机着舰，被誉为“刀尖上的舞蹈”。宁明用诗歌的语言，将这一高风险、高技术的作战行动写得惊心动魄。“十二秒钟”——多么精确的时间刻度，在这12秒里，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被压缩到了极致。这首诗的力量，不仅来自它对高技术作战的准确描摹，更来自它对军人心理状态的深刻揭示。

朴耳有一首诗，题目叫《蝶翼》，这是一首写潜艇兵的诗。“舱门关闭，时空消失/大海被丢到天上/巨鲸潜入海底/认知时间的线索来自/值更班次以及不断调时的/钟表，逆时针旋回”。“舱门关闭，时空消失”8个字，写出了潜艇兵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。“大海被丢到天上”，这是潜艇兵视角的独特体验，当你在深海之中，头顶的海水就像天空一样。“逆时针旋回”的钟表，暗示着潜艇兵日夜颠倒的生活节奏。这首诗写出了一种常人难以体验的、独特的时间感。

王方方的《无声电波》一诗，也体现出了当代军旅诗的“新质感”：“键盘敲击声置于崭新战场/飞舞的数据/是荒原上精准的鹰”。信息作战是静默的战场，是数据的战争。“键盘敲击声”取代了枪炮声，“飞舞的数据”取代了飞扬的尘土。诗人将数据比作“荒原上精准的鹰”，这是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比喻。鹰是锐利的、精准的、居高临下的，正如数据链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。

三

选集中的军旅诗人们还有一个鲜明特点，就是对军人情感世界的开掘更加细腻、更加深沉。

丁戎耕在《书信记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把信写好，埋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哨卡/埋在营房后面的墓地/谁会读到这些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呢/我知道，只有写信的人最终回到这里”。“永远寄不出去的信”是哨兵孤独的见证，也是军人奉献的隐喻。诗人没有写豪言壮语，只写了这个细节，却让人读后久久难以平静。

郭涛的《梅花对雪保持冷静的态度》，也体现了这一特点。“大雪之中，一枝梅远远地盛开/火红的梅花，对雪保持着冷静的态度/她站立着，用寂静的白雪裹紧/内心的烟火。她的长发没有飘起/甚至没有，一粒尘埃”。这是一首写女军人的诗。诗人用梅花来比喻，用“冷静的态度”来概括女军人的气质。“内心的烟火”被白雪“裹紧”——这是对军人心理状态的一种精妙表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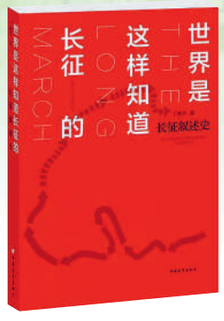
读完这本诗集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群年轻的士兵，他们站在高原之巅，站在深海之下，站在电磁空间的无形战场之上，用青春和热血，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。

他们不满足于前辈已经开辟的道路，他们要自己闯出一片新天地。他们把鼠标写进诗歌，把数据写进诗歌，把舰载机的尾钩写进诗歌，把潜艇钟写进诗歌。他们让军旅诗的意象世界，从传统的“金戈铁马”拓展到了电磁空间、深海极地、云端之上。期待在不远的将来，能够读到更多属于这个时代、属于这一代军人、能够进入经典行列的优秀诗篇。

深阅读

他们向世界讲述长征

■韩中州



我们这代人关于长征的知识，大都来源于书籍、影视剧和纪念馆。书里关于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”的论述和毛泽东同志写的长征诗词；影视剧中有关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、过草地的情节；纪念馆中陈列的草鞋、步枪、马灯……共同塑造了我们对长征最初的认识。回顾长征，我们不由得追问：这些故事最初是如何发现的？是谁第一个用文字记录了长征？又是谁冲破各种阻碍封锁，传播了长征？

丁晓平的《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：长征叙述史》（中国青年出版社）挖掘国内外早期记述长征的史料，考证长征叙事被记录、编辑和传播的过程，揭示了长征故事文本的原始出处。本书共分为9个章节，分别讲述了长征叙述史上的9个“第一”：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长征情况，并化名“廉臣”撰写、发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，成为向世界报道长征的第一人；朱瑞在《战士》报上发表《艰苦的一年，伟大的一年》，成为中央红军报道长征的第一人；范长江出版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书，成为中国记者报道长征的第一人……这些“第一”，是全书的叙事线索，也建构起全书的文本结构，让叙事视角从“历史是什么”向“历史如何被知道”转换。

早期长征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多元，这些叙述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立场、动机和视角进入写作：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，他的写作肩负着政治使命；范长江作为记者，追寻的是新闻的真实；薄复礼作为一名被俘但得到善待的外国传教士，其叙述提供了独特的旁观者视角。作者试图还原每一部作品诞生的具体情境：谁在什么情况下、出于什么目的、以什么方式写下了这些文字。陈云写作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就是一个事例。

书中记述，陈云于1935年6月奉命离开长征队伍，赴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。当时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谣言、污蔑红军，陈云意识到必须把长征的真相公之于众。为了在国统区和海外宣传长征的真实情况，打破国民党对红军的舆论封锁，他以“廉臣”为笔名，假借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身份，创作了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一文，并于1936年在巴黎出版的《全民月刊》上以连载形式发表。这篇文章通篇没有空洞口号，均为平实客观的现场记录，在国内外反响强烈。我们所熟知的“彝海结盟”“飞夺泸定桥”等历史事件，均能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找到相关记述。

为避开国民党统治当局的耳目，便于文章在国内外广泛流传，很多叙述者选择使用化名记述长征故事。在长征途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发，化名“杨定华”，创作了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和《由甘肃到山西》；“红色牧师”董健吾化名“幽谷”，在上海《逸经》杂志发表《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》。作者在对应章节的写作过程中，将“杨定华”“幽谷”的真实身份设为悬念，再通过史料文献的多方印证，逐步揭示真相。这种写作方式，让本书摆脱史料堆砌的窠臼，将关于“历史如何被讲述”的文献考据，转化为抽丝剥茧、寻找真相的探索过程，增强了作品可读性。

《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：长征叙述史》中穿插了很多彩色照片。读者不仅能读到陈云笔下的长征，还能看到1936年7月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单行本出版发行时的封面设计。这种图文互证的方式，增强了历史沉浸感。

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历史知识，其实都经历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生产与传递过程，是一代代叙述者、编辑者、翻译者、出版者接力完成的。陈云、朱瑞、范长江、邓发、斯诺等记述、传播长征的人，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。长征不只是一段过去的革命故事，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长征精神需要永远被书写、被叙述、被传播、被弘扬。

情系《烈火金钢》

■李国选

影响我的书

1961年，我考上初中，阅读兴趣由看“小人书”转向“大部头”。可是当年农村中学没有图书室，借不到书；家里生活又不宽裕，没有钱买书。

后来，广播电台播放评书《烈火金钢》，我因此听到了“史更新大战猪头小队长”“侦察英雄肖飞孤胆进城买药”等精彩内容，被英雄的故事深深打动。于是，当我在一个星期天进城逛书店，一眼看到长篇小说《烈火金钢》时，不禁心花怒放。这本书当时售价1.25元，而我积攒的零钱还不足1元，只好跑去姐姐家求助。姐姐一家生活很不宽裕，但她慷慨地帮我凑够了钱数，让我能够买下这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从此我有了第一部藏书。

我在课余时间捧读这部军事题材小说，被书中惊险曲折的情节所吸引，时而为日寇的凶恶残暴愤慨不已，时而为抗日军民不畏强敌的战斗精神拍手称快。史更新、丁尚武、肖飞、孙定邦等英雄人物成为我的偶像。这本书我反复读了数遍，一些精彩段落能够背诵下来。在某个时期，国际形势严峻，村民中有人散布悲观情绪。我凭着读《烈火金钢》的认知，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没啥可怕的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凶恶，照样被抗日军民打败了。”我趁机讲《烈火金钢》的战斗故事，讲得他们点头称是，我心里则充满了自豪。

1968年冬，我报名应征入伍。临行前，我将《烈火金钢》和几十本“小人书”装入箱子，叮嘱父母妥善保管。不承想，下乡插队的外甥女向两位老人“苦苦哀求”，希望能将我的“藏书”交由她带到青年点阅读。两位老人架不住外孙女软磨硬泡，也就同意了。

我当兵第3年提干休假回家，外甥女手捧残破的《烈火金钢》颤声说：“舅舅，这书让我们给‘祸祸’了，您看咋整？”我接过书一看，原来八成新的书没了封面、封底和最后5页，书角卷边，书边成锯齿状，书页散发难闻的霉味。而那几十本“小人书”也没了踪影。我不禁火冒三丈，厉声说：“你不知道我和这书的情缘有多深，毁了它对我伤害多大啊！”

外甥女涨红了脸，再三表示歉意，转而又说，幸亏有《烈火金钢》和那些“小人书”丰富了文化生活；还说有同学借助《烈火金钢》编写了两个评书段子参加文艺汇演获得一等奖，被选调到县文化局工作。闻听此言，我便不再计较。休假结束，我把《烈火金钢》带到了部队，精心修复，使其“旧貌”换了“新颜”。

《烈火金钢》是我的第一部藏书。由这部小说开启的长达60年的藏书、读书岁月，让我们一家三代人享受了“书香家庭”的幸福时光，由此衍生的故事、所受的教益令我终生难忘。

迷彩书屋

红星驻心间

■李　洋

悦读分享



阅读李心田的著作《闪闪的红星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，少年潘冬子坚毅的眼神与那颗熠熠生辉的红星，深深镌刻在我心底。

这部作品跳出宏大叙事，选择以孩童的视角展示战火岁月。故事发生在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，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柳溪。恶霸胡汉三卷土重来，肆意欺压乡亲。主角潘冬子的父亲随军远征，临行赠予他一枚红星，在少年心中播下革命的火种。

在严酷的斗争中，潘冬子亲眼目睹母亲为捍卫革命事业英勇牺牲。他强忍丧亲之痛，凭借智慧与勇气同敌人周旋，秘密传递情报，冲破封锁运送食盐，在磨难中淬炼成长，始终心向红军，最终踏上革命征途。作者没有把潘冬子塑造成无所畏惧的完美形象，而是如实书写他的彷徨与挣扎，正是这份真实，让少年的成长更有力量。

全书避开了战场上的激烈厮杀，将笔触下沉到乡村普通人的生存境遇。宏大的革命理想，落脚于一方乡土、一户人家、一个孩子的命运沉浮，以小见大，写尽革命者于漫漫长夜守望光明的赤诚。

潘冬子的成长轨迹，是一代底层群众觉醒之路的缩影。透过一个个鲜活人物，我们能读懂那份矢志不渝的信仰、挺身而出的担当，以及不畏艰险、甘于牺牲奉献的崇高品格。潘冬子的母亲面对敌人威逼利诱，严守秘密，宁死不屈；无数无名革命者潜伏乡野，忍饥受寒，不惧生死，坚持斗争。作者通过平凡人物的抉择，书写革命信仰的千钧之力。

今天，《闪闪的红星》依然蕴藏着强大精神力量。这部文学作品能够跨越时代，根源在于它探讨了一个永恒的主题：身处逆境、前路渺茫之时，人依靠什么坚守初心。重读经典我深刻感受到：红色基因从来不是写在书本里的抽象词汇，而是映照现实、指引日常前行的精神坐标。

立足自身岗位，我常以此自省。工作中总会遭遇棘手难题、繁重任务，难免滋生畏难情绪，萌生安于现状、回避矛盾的想法。回望潘冬子，尚未成年便敢于直面凶残的敌人，想方设法突破敌人层层封锁，从不畏惧未知的艰难险阻。这份迎难而上的韧劲，正是我们需要不断锤炼的品质。

“待到漫山映山红开遍，光明终会降临。”小说中，映山红与红星相呼应，构成书中两大精神意象，象征生生不息的希望。书中这份美好的期盼跨越时空，依旧动人心弦。映山红年年如期绽放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。那颗闪闪红星，不该仅仅留存于书页之上，更应当永驻在每个人的心间。



视觉阅读　支柱（版画，中国美术馆藏）　张怀江作

第6777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